

学筹建博物馆的壮举，对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普遍意义极具思考价值。

博物馆已在，接下来需要关心的是其机构管理运行和馆藏主题。

关于前者，我建议由清华校友总会牵头，凝聚校友力量，为博物馆的具体运作建言献策。同时也希望校友们能积极提供一些运作资金和入馆文物，作为给母校的百年贺礼。先前校友捐赠的战国简弥足珍贵，而其他校友若能结合个人资源进行捐赠，势必将令落成在即的博物馆更放异彩。近几年，我更是倡导，母校正在筹建的清华大学博物馆应该增设一个红山文化艺术品展览室，并愿意捐献自己的收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清华师生一同欣赏、学习、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珍品，是我们每位校友的光荣。

至于后者，我认为该馆除了陈列学校百年历史文物和资料，还应是一个足以担负历史、文化展览的真正博物馆。诸多文化历史，我首推能够代表中华文明之源的红山文化。清华大学地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域，而红山文化促进中华哲学、美学思想形成，是中华玉文化和造型艺术的巅峰，奠定了中华建筑格局的基石，对应着黄帝时代和龙凤文化，更是中国象形文字的萌芽。因此我也将尽己所能联合红山文化各个领域的资源，愿母校以百年为机，将这一和谐文化发扬光大。■

## 我在清华的日子

○ 肖学文（机械系）

现在想起来，在清华读书的日子是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时光之一。我们在清华刻苦学习，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如饥似渴地读书，讨论，经历了改革开放思潮的洗礼。当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清华，收获的不只有“猎枪”，还有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宝贵的情谊。

和现在一样，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经济条件。我是班级的团支书，经常组织大家春游。分摊钱买吃的东西时，我发现有的同学比较大方，有的同学则比较在意价钱。时间长了，我才理解到，这并非因为他们吝啬，而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处处都得“斤斤计较”。有时候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同学在学习上也有困难，心理比较自卑。但是大家慢慢地相互理解关心，情谊超越了金钱的利益。

让大家在精神上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夜谈”。那时候寝室一到10点钟，就准时熄灯，大家若不是到路灯下看书，就要准时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是天南海北地聊天：谈马克思主义，谈人生、谈哲学；也谈自己的家庭，对未来的憧憬，婚姻、爱情……寝室里的兄弟们都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快要毕业的一次卧谈会，大家越谈越兴奋，全班同学一起骑车到圆明园，在雪地上跑了好几圈。这个场景我现在还记得。

不过夜谈的时候，也要“提防”班主任的“突然袭击”。我们的班主任陈国学老师常常在半夜里到宿舍来，看看

大家睡觉了没有，有没有人很晚了还不回宿舍。他对我们的关心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他很少说大道理，但是在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学习。

他是学生宿舍的常客：下午4点的时候，“赶”大家下去锻炼身体——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傍晚的时候，又来宿舍喊还在洗衣服的同学出去上晚自习——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即使没有事，他也会来和大家拉家常——哪怕是一句话说过了，或是说得不合适，他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不对，应该怎么说合适。

不仅仅是班主任陈国学老师，那时候的每一位老师都是这么的负责。若是有同学心理上有问题，谈话解决不了，老师即便是坐火车，山长水远地也要去他家里家访；考试的时候，别说作弊，即使是小测验时交卷后的一句交流，老师也会立刻把卷子撕掉。

有一门课，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注意看大家的表情——如果大家写得很快，老师就会大为摇头，说这回没把你们考住；如果大家看着试卷，大眼瞪小眼，老师则笑着说：“看，这回可把你们难住了。”

老师不是有意为难我们，而是当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么“较真”。老师在学术上对我们一丝不苟，我们也学得毫不含糊。大家就这么相互较着劲，努力追求学术上的更深造诣。那是一段单纯而充实的岁月，现在想想，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光最快乐。■